

军史发现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下寺湾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改为红1军团,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两军会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立即令西北“剿总”重新调整“围剿”部署,胁迫东北军组织5个师兵力,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郿县、甘泉、延安之间的联络,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限制红军向南发展,而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企图消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情地形,认为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是构建纵横交错的两道封锁线,而这两道封锁线的中轴线是葫芦河。葫芦河成为敌我双方争取主动、夺取胜利的战略和战役枢纽。

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周密筹划,将首战目标指向沿葫芦河东进的敌第57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力争歼灭东进之敌第57军1至2个师,而后各个歼灭,打破敌之“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进攻。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毛泽东等人与红15军团领导反复协商,最终敲定歼敌战场——位于葫芦河中游、陇东通往郿县、宜川的必经之地直罗镇。11月6日和7日,红1军团进至郿县西北的秋林子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15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地,扫清了预定作战地区的敌军势力。同时,红15军团第81师继续围攻甘泉城,阻止敌人东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本版撷取了党领导下的四路红色铁流在战略转移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苦难辉煌,以及红军将士不怕流血牺牲、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

长征的历史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激励着全军将士汇聚磅礴力量,在长征路上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编者

“奠基礼”之战

褚银

11月初,敌第57军到达太白镇后,停滞不前达半个月。红一方面军决定加紧对甘泉之敌的围攻,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调动第57军东进。国民党西北“剿总”果然上当,即令第57军立即东进。17日,第57军以1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郿县方向前进。

18日,根据敌情发展,毛泽东在张村驿主持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做战役动员与部署,确定了战役计划,主力集结待机,红15军团以1个连在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与国民党军接触后,节节抵抗,把其先头部队第109师引进直罗镇,然后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两面夹击,歼敌于直罗镇地区。

19日下午,红1军团进至直罗镇地区。当日晚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敌第109师向直罗镇前进,可能会先占领和巩固北山寺北端高地,不太可能长驱直入直罗镇,建议红1军团除一部分人员进行侦察外,主力继续隐蔽待机。

20日,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飞机

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在担任警戒任务的红军部队节节抗击下,16时进入直罗镇,敌军部及第106、第111师进至黑水寺地区。敌军到达直罗镇、黑水寺后,杀鸡宰羊,大吃大喝,疏于戒备。

红一方面军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两个军团的优势兵力,歼敌于直罗镇地区。

20日夜,红1、红15军团分别由待机地域向直罗镇开进,并将进入直罗镇的敌第109师包围。21日,发起直罗镇战役。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发起猛攻。激战至14时许,该敌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部500余人,退入镇东南的土围内,固守待援。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军逼近直罗镇。红一方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109师残部和阻击由郿县西援的第117师,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106、第111师。该两师被阻击后,因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冒

雪跟踪追击,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歼第106师1个团,敌余部退回太白镇。西援的第117师遭红军阻击后,退回郿县县城。23日午夜,被红军围困于直罗镇土围子的第109师残部投降,开始突围,红军立即发起追击,全歼残敌。

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正如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左上图:红15军团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合影。

资料图片 下图:《奠基礼——欢庆直罗镇大捷》(油画) 刘文西作



强渡嘉陵江

史波波

正当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进行到高潮时,活跃在千里之外的另一支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嘉陵江畔,也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恢宏史剧,与川南的中央红军遥相呼应。

1935年2月中旬,为配合中央红军在滇黔边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川陕会剿”计划,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强渡嘉陵江。3月初至11日,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仪陇、苍溪战役的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东岸阆中、仪陇以外的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城的大部分地区,清除了渡江作战的障碍。而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勘察地形,隐蔽造船,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嘉陵江江面宽广,水深流急,沿岸多是峻岭峭壁,易守难攻,堪称天堑。此时,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28军和田頌尧第29军以总共53个团的兵力,正布防于北起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长约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上。敌军在抢走、破坏掉东岸的一切渡河工具后,还在西岸沿江大修碉堡,加强警戒,企图死守固守,阻止红军渡江西进。能否渡过嘉陵江,不仅关系着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更关系着整个红军长征战略协同的展开。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红四方面军领导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实地考察、反复斟酌,终于将目光锁定在敌军整个防线的薄弱点——苍溪县塔子山。

3月28日,经过紧张的准备,红四方面军按计划拉开战斗序幕。由红9、红30、红31军组成的第一梯队,首先投

入战斗。当晚,江面大雾弥漫,随着渡江令下,50多只木船如离弦之箭,向敌岸疾驰而去。借着江涛和夜色的掩护,直到离敌岸五六十米远时,船才才被敌哨兵发现。红军如天降神兵般突然出现,使沿江守敌措手不及。乘敌火力尚未充分展开之时,第一梯队中路红30军立即改偷渡为强渡,在火力掩护下,不顾一切泗水登陆,占领沿江地带,歼敌1个营。随后,又击溃前来增援的敌江防总预备队1个旅,胜利完成突击渡江任务。与此同时,第一梯队左右两路也捷报频传。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鸛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火药寺,击溃守敌1个旅;红9军一部在阆中城北涧溪顺利渡江,向敌纵深方向扩展。紧接着,第二梯队红4军也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而后,方面军各部队兵分三路,迅速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进攻,席卷沿江敌人。

31日,红30军及红9军另一部攻占剑阁后,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攻打剑门关。4月2日,红9军一部在红4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歼敌3个团;红31军击溃敌刘汉雄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剑门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敌军在此广筑碉堡,狂妄地叫嚣“要使红军插翅难飞”。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经过半天激战,全歼剑门关守敌,使敌军嘉陵江防线彻底崩溃。蒋介石急忙重新部署,企图形成新的防线,阻止红军前进。

4月10日,红军先后占领梓潼、青川,渡过涪江,围攻江油。14、15日,在江油城南大量歼灭援军。至21日,攻占平武、中坝、彰明、北川等地,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宣告结束。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军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仁义之师”红25军

孙彤

1935年,红25军对敌斗争愈加频繁。从2月到7月,接连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先后进行了文公岭、石塔寺、紫荆关、袁家沟口等战斗。其中,袁家沟口一仗,全歼国民党陕军第1旅,毙伤300多人,俘敌1400多人,缴获轻重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红军仅伤亡100余人。这一歼灭战是红25军长征中的一次大胜仗。

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独立自主地作出战略决策,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决定将鄂豫和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鄂豫陕特委,由郑位三和陈先瑞领导当地游击队等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反映了红25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愿望。

16日,红25军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8月3日,进入甘肃,一路上攻克两当县城,围困天水。这时,红25军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果断决定前赴陕甘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为此,政委吴焕先等命令部队到静宁县城以北25公里的兴隆镇单家集休息,开展群众工作,然后向陕北进军。

单家集一带是回民聚居区,在部队到达前,吴焕先就在红军中进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并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

红军到达单家集的第二天,吴焕先召集当地有声望的老人和回阿座谈,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政策,并讲明红军来此只是稍作休息,不征粮要款、不拉夫抓丁,以解除回民群众的思想

顾虑,安定人心。会后,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红军领导拜访了清真寺阿訇,并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帕和6只大绵羊、6个大元宝等礼品。阿訇们看到红军如此敬重回民,也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红军领导,并赶着30多只染成红色的羊,到红军驻地作了回访,并回赠一面锦帕,上面绣着“劳苦功高”四个大字。

进驻单家集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普遍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助民劳动。在红军的影响下,很多回族青年积极加入革命队伍。8月17日,红25军离开单家集,回族群众齐聚街头,为红军送行。阿訇们望着红军远去的背影,由衷感叹:“红军真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红军好!”

红25军沿着西兰公路东进,9月7日到达陕甘苏区边缘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在这里,省委开了一次会,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因政委吴焕先牺牲调整了领导班子。二是对部队进行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的动员。

9月9日,红25军到达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得到红25军到来的消息后,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用各种方式欢迎和慰问红25军将士。15日,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苏区的红26、红27军会师。

至此,红25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这时,红25军总共3400多人,是各路红军在长征结束时,总人数比长征开始时增多的唯一一支部队,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10月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路经兴隆镇,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见到徐海东、程子华时,特意表扬了红25军路过回民区所做的工作,高度评价红25军路过回民区时留下了好影响,称红25军政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1936年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毕节,兵分两路,按计划沿毕威大道向西转移,以期转向安顺。此时,探明红军动向的蒋介石急令万耀煌、樊崇甫、郝梦龄、孙渡、李觉、郭汝栋等6个纵队追堵红二、红六军团,企图在毕威大道以北地区“三方夹击”,一举围歼红军。形势严峻,再继续南下“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地区,必将是死路一条。

3月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军团总指挥部的领导在赫章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向西行军,进入贵州省威宁以东的妈姑地区后,折行向南,以赶在李觉、郭汝栋两纵队之前,再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而后相机到达安顺。然而,就在红二、红六军团加速西进时,敌军已逐步对其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情况万分紧急。

4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妈姑、回水塘地区,总指挥部经过慎重考虑,令部队以“打圈子”的战术,甩掉尾追之敌。随后,部队改变行军路线,向云南省奎香、彝良方向转进,以利用乌蒙山高峻的地形地貌,充分发挥机动作战的优点,与敌周旋。

瑟瑟寒风夹杂着雨雪迎面扑来,红军将士踏着泥泞的山道,向乌蒙山开进。红军突然向北转移,令敌军大感意外。云南军阀龙云急令孙渡纵队到达滇东昭通地区,企图与国民党中央军首尾夹击,堵截红军,并急电顾祝同,向其求援。四川军阀也惧怕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建立根据地,连忙将部队设在川南和金沙江沿岸,严防红军入川。顾祝同判断红军要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急忙命樊、万、郝3个纵队转向西北追击,并调动川军南出川滇边之白水江岸堵住红军去路,企图利用川、滇重兵形成严密防守,消灭红二、红六军团于滇黔川边境。此时,尾追之敌樊崇甫纵队对红军步步紧逼,与红军殿后部队红16师不断交火,直接威胁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率主力部队突然南返,杀敌军一个“回马枪”,以保障红军主力部队顺利转移。

3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令红二军团第4师和红六军团第16、第17师从奎香回转到以则河、法冲一线以北山地伏击敌军。为了打击敌人,红六军团第16、第17师克服重重困难,突然折头回来,星夜兼程,一口气赶了50余里,悄悄进入以则河一带设伏。8日清晨,以则河地区浓雾弥漫,红军将士不顾行军的疲劳和寒冷的天气,静待埋伏,等待敌人自投罗网。自负的敌军根本没料到红军会掉头回来,躲在自己眼皮底下。6时许,敌樊崇甫纵队先头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军立刻开火,分左、中、右三路向敌发起包抄猛攻,敌仓促抵抗,死伤过半。剩下的敌人又被分割成几股,其中一股敌人从红军包围圈缺口处狼狈逃出,向赫章逃窜。当时浓雾仍未散去,几许开火就无法识别目标。巧合的是,这股逃窜之敌刚好碰到前来增援的敌军后续部队,已被红军吓破了胆的双方都以为自己遭遇了红军部队,于是开始拼命厮杀。双方对射了好一阵子,才知道打的是自己人,于是又懊恼地调头去追赶红军。

经过12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毙伤和俘虏敌军约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虽然未能重创敌军,但是痛歼敌两个先头连,使其再不敢轻易突进。红军则乘机迅速撤出战场,返回奎香地区。随后,红军挥师镇雄,进入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待敌大部队赶到前,红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则河首战告捷后,红军即转入深山,沿山路向东南绕转,拟从镇雄以南跳出敌人包围圈,再经杨家湾渡过毕节威宁大道去安顺。此时,顾祝同狂妄地认为,红军是被打得溃不成军,走投无路才闯入深山,便妄想借机歼灭红军。于是,他急令各纵队向镇雄疾进,切断红军去往安顺的道路。当红军行至镇雄西南面时,敌万耀煌纵队第99、第47、第54师已到达镇雄县城,其后梯队第13师拟经过则章坝(今哲庆坝),向镇雄县集结。

3月11日,红军从万耀煌部两名俘虏口中得悉,万耀煌亲率第13师从赫

乌蒙山回旋战

梁捷

章途经则章坝前往镇雄。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改变原计划,立即命令部队火速赶到则章坝,沿途封锁消息,准备伏击敌军。

12日,细雨霏霏,红军将士分三路轻装前进,分别进至指定位置,设好埋伏,静待敌军到来。此时,向来自视甚高的敌纵队司令万耀煌,仗着装备优良、兵多将广,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带着第13师趾高气扬地进入则章坝,浑然不知道自己已踏入红军设好的陷阱。随着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敌军顿时惊慌失措,很快被红军分割包围于桃园和则章坝,首尾不能相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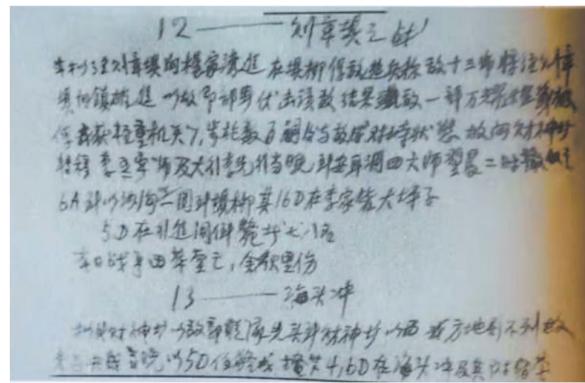
则章坝战斗是红军在乌蒙山回旋战中进行的第二次较大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但由于进至镇雄的敌第13师收缩较快和第99师迅速回援,这场战斗歼敌有限,红军最终未能突破敌包围。这时,尾追在后的郝梦龄、万耀煌两个纵队已渐渐逼近,南面的李觉纵队与红军也相距不远,北面樊崇甫纵队也在不断寻找红军的踪迹,红二、红六军团陷入自长征以来最为险恶的处境。

在这危急关头,红二、红六军团果断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直插樊崇甫纵队和郭汝栋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突进。3月14日,红二、红六军团根据贺龙“谨慎行军,秘密突围”的指令,将红军置于阵地前,并在树丛中插满红旗,误导敌军以为红军还在原地。然后,红军昼夜兼程,悄无声息地从敌夹缝中穿插出去,突然西进到敌人纵队外侧,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16日,红二、红六军团再次进入奎香地区。两天后,敌军才如梦初醒,连称中了红军的“空城计”。得知红二、红六军团再次进入奎香的消息后,顾祝同急忙重新布阵,妄图在镇雄、威宁和昭通地区围歼红军。同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渡金沙江,于是下令沿江修筑严密工事,加强警戒。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再次出敌不意,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线,而后改向东南行军,直趋镇雄,待敌匆匆赶到时,红军又突然折回贵州。

3月23日,红二、红六军团团战宣威城,打退滇军两个旅的进攻,并击溃郭汝栋的先头部队。随后于28日南进到南北盘江之间。至此,红二、红六军团历时1个月,辗转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胜利结束。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红六军团战略转移中的一次成功战例,给围追堵截之敌人以沉重打击,摆脱了强敌的围攻。



关向应的日记中关于乌蒙山回旋战之则章坝战斗的记载。 资料图片